三才廣志

書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錄其事自堯始

達曰以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旣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繆玩味体貼向自家身上来其自味別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　深味而有得言則一經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李于井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兩体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面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臣諸篇則修其詞命又曰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閏色來周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時各自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蘗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畫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乎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

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人誦傳之於

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克典以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 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儀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

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鄉卒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経各主帝王正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尽在此書

臣按天下文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此為大為孝者孝經以以為儒明義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孝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体也大用備矣易者其体書者其用也（以上書論）

藝文

書

三皇五帝書　古三墳

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既安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時事昭十二年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延叔長　堅馬季長等說不同惟孔安国尚書序解與鄭同　書序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五　春秋正義賈逵云三墳三皇一作皇之書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　五典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說

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帝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社注云皆古書名　史記太史公曰尚書独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　中書興目三墳

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易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乾坤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篇合為三卷皆依託也序曰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傳乃隸書繼征引政典今政典之文頗與書合　史通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經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帝之事未可明也

程子曰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

帝典

大本帝典曰克明峻德注堯典

說文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荀子解蔽篇
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
隨之經也

夏書

左傳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戒之用休　勿使壞念
茲在茲成允成功寧失不經官占唯能蔽志昆以
為夏書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無黨三人占從二人
皆以為商書　晉語夏書曰怨豈在明　書正義
左傳莊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夏
曰書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夏書賦納以年襄二十
六年夏書曰寧失不經　周語夏書有之衆非元
后何戴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在湯誓曰

余八有皐無以萬夫萬夫有皐在余一人

禹雒書本文　綠字　九章

洪範天錫禹洪範九疇注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正義漢書謂為九章劉歆以為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　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　起哀平五志行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敷用農用等十八字大劉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二十八字小劉以為敷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背惟有二十字未知孰是　漢五行志箕子在父師位而典

之武王虛之問爲初一至次九凡此六十五字皆
雒書本文所謂法六九章
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注
云法龜文也漢入因以九數爲洛書　隨志洛書
六篇　晉志大禹觀滔何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
得而言　宋志黃帝龜書出洛沉壁于洛玄龜負
書湯東至洛有黑龜　赤文成字成王禮洛玄龜
背甲刻書赤文成字　東京賦龜書畀姒　淮南
子至德之世洛出丹書　白虎通德至淵泉則洛
出龜書　爾雅注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文選注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中候曰玄龜
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寫　劉牧曰易曰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即洛書自然之數　朱文公曰洛書

本文四十五點盖取龜象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
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
中　閔子明白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
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黄度曰一九二八
三七四六分擁八方而五居中

商書

墨子經五𡕒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呂氏春秋𡕒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武乃文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
若履薄氷　說文商書相時愳民　記兊命曰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敬孫務時敏尹吉
曰惟尹躬及湯自周有終　孟子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儒荀子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
而不倦為上則民為下則遜　漢書伊訓篇曰誕
資有牧方明

周書

左傳成十六年范文子戒晉侯周書曰惟命不于
常　襄二十五年衛大叔儀言書曰慎始而敬終
終以不困　昭六年叔向言書曰聖作則二十年
苑何忌云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傳引周書
惟德是輔乃大明服庸庸祇祇明德慎罰不敢侮
鰥寡大國畏其力惠不惠茂不茂　國語周書所
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
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周書有之曰怨不
在大　孟子康誥凡民罔不憝泰誓曰無畏寧爾

也惟曰其助上帝　記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君惟
曰夏日暑雨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緇衣注古文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
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呂氏春
秋周書曰允哉允哉　說苑周書曰前車覆後
車戒　文選注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国又曰湯歸
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王
舟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周書　周史記　周記　青史氏記　周百二
十國書

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
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
四十五篇　隨志雜史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

删書之餘　唐志雜　汲冢周書七卷孔晁注周書八卷　史通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経之別録　今按汲冢周書十卷晋五経博士孔晁注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器服序在卷末其略曰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焉大備　隨唐志皆云此書得之晋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然劉向班固所録晋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玄注周禮行人

云周書王會備爲注儀禮鄉射云周書曰北唐以閭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豈漢世已入秘其後稍隱耶篇自比漢但闕其一必班劉司馬鄭許所見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時訓明堂記禮者所采録克殷度邑遷史所援據杜氏左傳注引千里百縣　左傳疏引周書謚法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書也其語今見篇中漢小說家虞初周說應劭謂以周書爲本說文爾雅注引逸周書楊賜脩德修政之言馮衍傳注小開篇司馬相如傳注王季宅程大衍曆議雒[illegible]元始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又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文選注周史梓闕之夢皆是書也楚世家欲起無先蘇秦說魏綿綿不絕蔓蔓奈何

黑子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家怙傳必參而征之王商傳以左道尊君者誅史貨殖傳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大戴保傅篇注習之為常皆曰周書雖南記論訓周書曰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注以為周史之書肅何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顏氏注周書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何所奏有七十一篇注父攝云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用注以為本尚書之餘陳湯傳公永云記功忘過宜為君注以為尚書之外今書有無今書其語者豈在逸篇乎　書正義漢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鄭作書緯云孔子求書　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十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
千一百二十篇　公羊疏去羊以為哀公十四年
獲麟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披閱因叙
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
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如楚之書鄭之志魯
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言者　墨子吾見百國
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　左傳哀三年南宮敬叔
命周人出御書注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史記周
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
事　十二諸侯表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
王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
秋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六國表秦燒

書詩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復見
者多藏人家而史紀独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独有
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陳世家孔子讀史
記王楚復陳　韓非子周記曰無尊大臣以擬其
主　國晋語晉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嗣
續其祖如穀之滋西方之書有之曰壞與安實疾
大事注西方謂周也　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
記曰古者胎敎　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
古史官記事也　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　文心
彫龍青史典綴於衢談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室又金版六弢釋文皆周書篇名　左傳注轡之
柔矣逸詩見周書䟽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
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其書

今在文非尚書之類　左傳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傳共為表裏　蜀志秦宓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

漢九家書　三家經文

藝文志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一篇古文經四十六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孔子卷凡百篇而為序言作意秦燔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得二十九篇古文出孔壁多十六篇劉向以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之酒誥脫簡一召誥脫
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
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
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帝之事未可明也

漢古文尚書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古文出
孔子壁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攷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
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學官安國授都尉朝司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

世所傳百兩篇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黜其書　隋志古文尚書十三卷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一卷晉范寗注古文舜典一卷杜林傳古文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為注然其所存傳唯二十九篇雜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祕府所存古文尚書經文今無傳者　正義安國傳不行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

六卷之數志云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鄭玄亦不知服虔杜預皆不之見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短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子傳者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與三家同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晉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晉皇甫謐得其書載於世紀鄭冲得而傳之授蘇愉〻授梁柳〻卽謐之外弟也授臧曹〻授梅頤奏上其書亡舜典

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爲齊建武四年姚
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
年募遺典乃得其篇　正義之教齊魯乆儒林傳
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
初伏生所得鄭玄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別録云武
帝末得於壁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
傳以教人房宏等說云宣帝元年河内女子有壊
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則
司馬迁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
時始出也　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
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志陳正卿讀尚書纂
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

元末上之卷七　肅韓廿代正僞表尋討載籍始
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堯虞之典文景明章
之後魏晉宋齊以還南汔有陳比起元魏歷周隋
洎高氏至聖朝總十二代詔冊章疏歌頌符檄忠
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列之次以年代以續
夏商秦魯之篇嘗讀貞觀實録太宗因聽政之暇
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
肩稷契愚臣細述太宗之旨勤成帝典不亦宜乎
　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　人甚衆起漢
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
録無者十篇勃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文中
子中說續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　實天子之義列
乎範者四曰制　志業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

命訓對讚議誡諫 曰居易補湯征陳顯作肉誥

蘇綽為大誥

開寶尚書釋文 咸平古文音義

唐陸德明釋用文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中好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李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言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 晁氏志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

書撮要

古文今文之别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大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以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文公語録云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太誓武成景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

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
辭須説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
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説話所以難曉仝上

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
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采等語不
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前

書中躰製不一

書有兩体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
周告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
之自是當時一類説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
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
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

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詳義也仝
上

典謨盤誥未易看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
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
篇咸有一德其言治必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
貴賤之别仝前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
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
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曰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
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
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又專得其所易些又有可不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武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全前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体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寛大事事畢備書有六体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体皆具爲典其它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辞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辞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辞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之辞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　陳經

觀書不可以定體楙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爲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爲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爲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摸粲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爲二帝之書然觀誓征甫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爲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否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克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於文侯誓著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誥而不言誥嗣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

觀其事者要在點操其道惟夫疏通知遠而不誣者庶乎其有所得者矣定齋

書者通君臣之情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賛啓之而曰誥陳其功而廸之曰謨循其道而叙之曰範誦其闕而規剌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条其可畏可慕者而警之曰戒迁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庭致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叶移蹠逃之餘民以密逆於正都也而具誥諄然諭之以無我怨命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見吾續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傲雪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戒懽修飭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之

所進亂爲益皐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諄訐而異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鄭埴

書之序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於東豈康有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故五峯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臯陶謨皆以若稽古文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荅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訏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爲攝爲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爲聖也必伊周而行乃之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　楊元素

盤誥之書斯民目繫而心眊

籀古篆隸惝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鉤闌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听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下釋訓詁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号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卒士大夫俱曰知之何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倔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脫也馬子才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还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王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命是數篇以覩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爲可以見其知類通達尙師傅而不反爲過以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没之後又過以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没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東萊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文訓誥多其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録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槩括潤色粗有体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錄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麄魏晉間文章細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同前

小序不出於夫子

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究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而思曰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

人都不如此說後說得多端非本意也仝前

讀尚書不如讀大學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国平天下詳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大學自格物致之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少仝前

詩書具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仝前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壽皆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

說也一舉而放齊舉嗣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仝前

堯典記為治之序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仝前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但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

也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相授守一道自古継
継承承未心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欵
後世知三聖之時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
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不俱題為唐者堯授
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以該舜而不可以
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
謂之夏則可以統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
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夫子之意固不
深歎夏先生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為仲尼刪書独斷
堯典為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纂争
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為美其能以讓遜也

千古監從將何以視諸取爲百代典謨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惇者懽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旨可知也楊元素

堯典爲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爲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終文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而使舜之跡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舜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爲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時天下已皆爲虞矣則

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仝前

堯舜諡号

釋堯舜者曰堯舜諡也翊善傳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為然未知所以著諡法之因諡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其号而知勸見惡諡而思懼以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武漢堯舜諡論

堯舜傳禪

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與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於舜黙黙之中教之

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illegible]堯莫之能違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嚴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襢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待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法然尤思天下之懍也逃荇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

謂放勳為堯名書之釋也然果何所據依乎放勳作堯号蓋稱史堯之道謂三王而上以神道設教

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号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若以堯号放勳則臯陶當号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伊川

堯典中星

堯典蓋曰中星鳥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今何不云是而反觀鳥朱之星何謂也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從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

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然則所未能乎萬物只一

夫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

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歡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舜干格苗

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俱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格何易和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臣也奉君命以行師其奉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克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為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猶且班師以服苗之心

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用暴用威乎

啓與扈戰

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啓天子也扈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野戰危辭也知有扈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礼之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甞躬行有扈不恭啓失其制故至于大戰見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

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湯放桀先伐葛伐伐顧（前作）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

放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者且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

文公語録

商書幾篇分曉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就那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同前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盡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仝前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仝前

禹貢酒誥可疑處

書中亦極有難致処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它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仝前

泰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一者何歟大誓武成經

一月者商正已絶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洪範九疇

劉氏之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春秋成公十六成年雨水冰為證劉向以陰氣脅木為偈如公子偃之應歟以為上陰抱不下通下陰抱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辱之異或又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威公十四年八月御廩災為証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歟則曰棄法度亡禮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猜也吾不知何從又以木不曲直則皃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

順之則其法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
五行下配五福六極不能　於庶徵又有厥咎眊
厥罰常陰之說此其又惑矣愚昔夫箕子之言九
疇自五行至於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後先緩急之
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
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記
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陻洪水汨陳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
本於水火失性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
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
合以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徵而已
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
風若此以人事上經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

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與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皃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听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然也非箕子之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不先木以當皃次金以當言次水次火次土以當視听思又必須庶證謂肅又晢聖之言今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無肅又謀晢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庶徵謂之庶徵則直以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自八政五記自五記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茍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戾箕子之

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五論以非之是矣而
其自為説則又以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
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撿御五行者也皇
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有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
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
何以能撿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吾歸
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
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
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
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
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
之疾狀皃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以皆出
於天命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

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恐使人弱有是理乎

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講而未免五行傳惑之也

誠使劉氏之傳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

義昭昭矣

五行相生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体尚

虛其成形尤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

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

旋生出文公語録

陰陽在五行中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

人湏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是五行中所以

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処全

前

虛明虛暗之理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仝前

錯綜相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金到得運行処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陰陽事仝前

土旺四季之義

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四个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

五行各七十二日其積成三百六十日也仝前

陰陽生五行四時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水而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太極圖

天地質氣之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仝前

五行分合之理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 文公文集

洪範始終貫皇極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五福所以聚斂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以一身爲至極五福以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是順五行厚八政恊五記以結果个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処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證是驗之於天五福是体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 語錄

人君端本示儀之理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郊之聖人固不可極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己而已一五行是發源処二五事是總持処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抛為之樽節処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処庶證則天時之證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證驗也其本則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丁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処同前

人君為治之心法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

是個八政而已

中不可以訓極

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

篇雖有解為中者蓋以物之極常在物之中非

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

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

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

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方故指其處而

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 文公文集

極者標準之儀

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

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

中而命之也 仝前

後人訓極為中非是
大傳洪範書礼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
儒以此極処嘗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
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
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仝前

窮極極至之義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
法皇謂君太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
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処語録

極不可以訓中人
人君建極如个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
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
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

此意中國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全前

呂刑非先王之法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禮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文公語録

秦誓何以入經

秦穆公夷狄君尔以夫子定書何以秦誓附之於帝王之書後百篇之書帝王大訓特序秦誓者蓋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可允猶不敢帝人事爲若曰旌穆公之改過用人彼夷狄之君尔既死猶以三良殉葬豈其能改過而用人者乎

書經文義而諸命絶、

局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墜之意亦已見於錫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焉

文侯之命見周終於東

烏乎周所以終於東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服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守而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尔師寧尔邦兵已罷矣曰用賚尔秬鬯彤弓彤矢切已振矣曰父往哉柔遠能尔惠康小民無荒寧叙之以平世之政單旅右復講矣曰東郵尔都用東尔显德勉之以本邦之怡王

宜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用其終於東乎

書録秦魯見帝王之道未嘗終

五帝三王之命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列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尤可復也充魯國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之道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書非甚高而難行

昔孔子序書録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略盡矣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有出於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於衆也則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己為不可私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

是以應酬萬務酌天下之事而處其中如是而已

吴兼水心進卷